

骨城素描

宋澤萊 著



□ 宋澤萊 著

骨城素描

• 遠景叢刊之
136 •

骨城素描

遠景叢刊 136

著者	宋	澤	萊
發行者	鄧	維	楨
出版者	遠	景	出 版 社
	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		
	郵撥：1 0 2 2 2 1		
發行者	遠	景	出 版 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	
	電話：7 1 1 — 7 8 7 1		
門市部	中	國	書 城
	台北市成都路一號		
印刷所	優	文	印 刷 廠
	台北市興寧街24—9號		
裝訂所	日	興	裝
定價	新台幣 50 元		10.00
初版	中華民國 68 年 6 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• 翻 印 必 究

骨城素描之一：

救世主在骨城

一、蛙類的混語

已經連續幾天了，報紙和電視成了人們離不開手眼的東西，那些敏感而好談話的人們，一離開自己的工作，便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，竭力來抒發己見，以表示自己是何等地莊敬自持，臨危不亂。全省各地，特別是交通發達，具有一定「水準」的城市，都籠罩在一種淡淡的焦慮的、喧嚷的、不安的氣氛中，他們認為世界也許要變了，也許一點變動也沒有，他們無處可以逃避，彷彿一艘船就要遇到暴風了。但他們不知道暴風的動向。是的，這是一九七八年，夏秋之交，最為炙悶的時日。「關係正常化」和「五項公職選舉」一齊來了。

整個島都掀騰起來了，那些叫喊著處變不驚，自詡為力挽狂瀾的若干中央級民

意代表，鼓動著蛙類般的混語，大談立國之道，私底下却拿了移民證，準備捲逃到外國去了，一些執政人員瞿然敏感，爲了不使人們過度注意這件大事，他們一方面封鎖新聞，一方面宣傳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。但點點滴滴的消息仍然帶給全國緊張，知識份子依循著外國的動向做種種徬徨的猜測，他們大談中美的外交模式，猜測美國執政者的意思，向中國革命史求教訓，也許是遭到退出「聯合國」「釣魚臺事件」「中日斷交」一連串的打擊，他們的心都感怯弱，期期艾艾地自歎自責。更有一些報紙完全昏聩了，他們反而向拋棄他們的美國求救了，一面製造願做美國臣妾的妄論，並發動國人，每人寫一封給美國總統「卡特」的信，他們稱這叫「一人一信運動」。

掌握經濟的中層份子也動搖了，他們想辦法要把財產移到美國去，並伺機在政治界求影響，有一羣打著「中智階級」口號的人於此時便露出他們尷尬的本性了，他們鼓動中層階級的人應該站出來干預政治，使社會走向中產式的自由、民主，更期望能以一己的利益爲出發點，努力來發展自由體制的經濟，他們要使經濟、政治、文化走向海洋，開創海洋文化。他們得到中層的羣衆支持，却遭到執政黨的疑忌。

小百姓偶而也抬起他們的臉，因為他們也風聞到這個消息，但不能究明這件事的底細，他們聽人指使，有時也嚼嚼嘴，可是在喧嘩中，他們也感到這世界異樣了。

偉大的屬於此一時代的政治空氣，使人的心錯亂了。各人爭相以自己的立場爲出發點，大談空論，他們時而激昂，時而悲壯，時而怯弱，時而憂傷，不正的人接受良心的考驗，道德家被實際的情況所折磨，魔鬼和神靈一齊降臨在大地，他們甚至敢剖開自己的胸膛，拿著自己的心肝，堂堂皇皇地站出來，說：「我的心肝是黑的，你們跟我走，因為黑心肝能救你。」或者他們不擇手段去扼別人的喉嚨，說：「你不能說話，因為你的聲音遮蔽了我的聲音。」一些出賣上帝的人也戴了假面具，跳到信徒的頭上喊：「救世主來了！救世主來了！」

在福摩莎的中部，有一個市鎮，它的名字叫「骨城」，這個名稱會使一些中年婦女笑掉假牙，因為大家一聽到這個名稱，不是想像到這個市鎮放滿死人骨頭，就是以爲這市鎮裡的人瘦骨嶙峋。當然，這種想像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，但若以目前市鎮建築的形貌來看，的確也有些相像，這裡的建築都是古舊的，高大的門楣，深廣的內室，陰暗的樓閣，毗連而散亂的屋頂，紅磚、青石鋪就的小巷深弄，看上去

實在有些類似荒蝕不整的枯骨。原來這個市鎮靠近海邊，隣接著古昔的大商港，有著他輝煌的過去，但隨著商港的沒落，它終於萎縮成一個小鎮，變成隣近農鄉人口的雜沓地。但隨著經濟的轉變，最近骨城興起了加工業，人羣向骨城集聚的結果，使他變成一個工業的雛形城。舊時街路面的建築都經過了翻修，並加蓋一些現代建築，闢了店面，擺上窗櫺，掛上招牌，變成異樣熱鬧的街路面。酒家、餐店、電影院、理髮廳、遊樂場、地下旅舍都誕生了，公教人員和依賴薪水過活的小職員出現了，甚至可以看見小資本家和各類小布爾喬亞成羣吆喝在這裡。在晚間，幾條大街面的霓虹轉動了，所有的有閒階級和找樂子的勞工都走出來了，他們招朋引伴，使骨城瀰漫一片庸俗而粗礪的氣息。

但這只是街道浮面的景緻。在街道後面，在骨城的四周，在春筍般的小煙囪下，毗連著廣大的住家，他們的房屋新舊相雜，他們的人粗黑著手脚，漫漫的灰黑的屋簷庇蔭著他們，仍然過著素樸的生活，新近侵入的工人和舊時的骨城人混成一起了，在傳習敦厚的風俗中加進了簡樸粗俗的味道。

像這種新舊相雜的市鎮，當「關係正常化」和「五項公職人員選舉」的風潮沖擊到這裡的時候，自然引起某些影響。省縣政府的人員表現了巨大的關懷，相率到

骨城做巡視。警政單位在牆壁上貼滿了標語，用來穩定人們的心緒。

便在這天，時過九月中旬，星期日，骨城響應了號召，於這天發動了在學學生和社會青年，舉辦了運動比賽。這個運動會在鎮中心的骨城高中舉行，盛大的運動會使鬧區爲之人潮洶湧，在這個時髦而虛飾的年代，運動員都穿起了顏采鮮明的衣服，自認是骨城中堅份子的布爾喬亞都帶著運動帽坐在司令臺做貴賓，司儀還不時拿著播報器，放聲大叫。

運動會朝著應有的熱烈進行，到了黃昏，最後的頒獎典禮使觀眾情緒高張。

差不多在那時候，運動場上的人都看到了一種奇異的現象，一張張大黃大紅的紙單在羣衆間出現了，在夕陽下閃爍著光芒。一會兒，運動場上咔咔地敲起了閉幕的鼓，運動場周圍家家的炊煙從煙囪上飄飛而起，宛若得勝的隊伍，人人向著運動場的出口移動，他們大大地談論起運動場上的趣事。忽然便在出口處來了一個裝束奇特的人，他穿玄色臺灣衫，蒼白而瘦高，他揮著手脚，凹陷的眼睛閃著死魚般的光芒，寬鬆的臺灣衫罩在細瘦的肢體上，看起來好像一捆布料掛在乾硬的木架上，他跳著站到人潮中來，張開大紅舌頭的嘴，像一見大吉的謝必安咿咿地叫著：

「你們的心地還乾淨嗎？你的心地還乾淨嗎？」

被問的人都嚇一跳，有些人便罵起來，說：

「去你的，你的心才不乾淨。」

但有些人定睛看清楚這個突梯滑稽，像巨大的傀儡般的人，便說：

「哦，原來是李灶，李法師，什麼事呀！」

被稱爲李法師的這個人伸長他的瘦頸子，點點頭，說：

「是呀！是呀！這個天下太混亂了，太混亂了。要期待偉大的太上老君再臨人間。」

聽的人詫異起來，接著大笑地罵著：

「混亂個鬼！降生個你的大頭鬼！」

但這個李法師不管別人理不理他，一律塞一張紅黃的符子在他們的手中，用枯乾而憂愁的臉來垂憐著每個人。不久，這個滑稽的人像一堆垃圾般地給人潮淹沒了。

很多人把符仔打開來一看，正面畫了符，反面寫一些白紙黑字，寫著：

「全無慈悲刻薄病，忌賢妬能嫉妬病，倚富欺貧勢利病，損人利己瞞心病。」

李法師勸善格言」

那些歪歪斜斜用禿筆寫成的墨字像一叢叢參差不齊的雜草。

二、去到迦南地・異病

在骨城的西區，一個清靜的山坡地，這裡被蓋了許多新的公寓，薪水階級的人士都住在這裡，間或有一兩幢流線型的建築，那便是一些暴發富的別墅，這裡原是骨城的舊塚地，當骨城隨著手工業而逐漸借屍還魂過來的時候，這地方便被闢成住宅區，鎮公所甚至計劃要在這裡修一個公園，便有一個基督教會趁著這個時機，在這裡築了禮拜堂，於是枯骨被人從地下掘起來，裝到麻布袋，運到善公廟去，青青的草皮在這裡繁茂起來了，屬於歌德式的尖塔迎向了天空，鐘被吊起來了，十字架迎耀著天光，教堂的玻璃五花十色，這塊原是鎮人埋骨的小地方，立即變成通往天堂的一個站。

這天，星期日，教會照例來了一大羣的教徒，他們先在教堂四周的草坡上，屋檐下，三三五五地謁著嘴，這些人包括住宅區的小老闆，骨城的豪富、無聊的行政人員，蒼日的公教階級，和一些生活怠惰，却自認自己靈魂很不安的人，他們談著

生意，談賺錢法，談太太、子女、名譽，談酒色財氣，有的哇啦哇啦地吐著口水，有的比手劃腳，有的裝得很憂鬱，但後來爆發了大的喧擾，因為有人談到報紙上的熱門題目。當中便站一個抹著賓士整髮液，刮亮鬍子，臉龐白皙的青年了，這個人穿藏青色的一套西裝，皮鞋擦得光亮，二十五歲，彬彬有禮。這人是在學校裡教書的教員，骨城的子弟，唸過大學，叫詹儒，這個年輕人喜歡乾淨，因為他的父母是骨城的雜貨店商人，他反對雜貨店的環境，便竭力來革舊布新，搬離父母的雜貨店，住在一棟乾淨的公寓裡，但這個人內心怠惰，覺得自己是沒有用的人，在世界是多餘的，所以教書回來，便懶散地隨便假寐，有時候午覺睡了六個鐘頭，戀愛沒有一次成功，主要不是客觀條件的問題，而是他覺得「戀愛」是沒有用的，他也以為自己太蒼白，想改過，但後來想到「改過」也是沒有用的。因為找不到癥結所在，所以就到教堂來。他站在鐘閣下，說：

「你們不覺得近來的社會很熱鬧嗎？我認為這是很特殊的現象呢！也許社會要變了，這種變動說不定是很有用的。」

「啊呀！」站在他旁邊的是一個農會的總幹事，這個人進入中年，胖壯，看起來很愚蠢，叫陳水雷，他有許多事情為人津津樂道，比如他的總幹事是黨所委派的

，因此對黨國無以爲報，只好每逢陳誠忌辰，親自率領他的家人披麻帶孝。他參加教會的目的是爲了可以和受教育的人接觸，因爲他是日據時初農畢業，害怕人家叫他草包。但又怕自己的學養不够，所以和人說話，總要加上「我不是草包」這幾個字。這時他說：「你說是選舉嗎？唔，這件事是有趣的，昨天黨外的人士跑到我家來，說了一大堆的話。又是還政於民，又是革新變法，唔，他們一定有一種目的，一種很隱密的目的，雖然用顯微鏡也查覺不出來，但是我心裡頭曉得，他們有碍黨國，對不對？我不是草包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極了。陳水雷兄說得一點也不錯。」郵政局長許彪也說話了，他是湖南人，這人是別地區派到骨城來的外地人，臉色紅潤，四十開外，他在郵局力行嚴刑峻罰，很多人不諒解，他沒有朋友，只好學家都參加教會，他說：「依我看，這些份子都應該這樣子……」

許彪做了一個切菜的動作。

「我不贊成。」詹儒站出來，臉色蒼白地說：「太殘忍了，他們又不是壞人。好歹他們有些人是很有用的。」

「他媽的。」許彪把手舉高來，站到日光下十字架的陰影下，說：「這些人都

是社會的菌類。我們的人生是光明的，他偏說黑暗的，我們三餐都吃魚吃肉，他偏說吃甘蔗楂，你們看，現在我們不都是往大飯店、大餐廳去大吃大喝，誰還在喝稀飯？你們說，這種人應該要怎麼處置他？」

「唔。」陳水雷聽了皺一皺眉頭，因為他突然看到教堂壁上的格言，他說：「是呀！是呀！我們大吃大喝，但不要說出來才好，這是聖地呀！你說殺人，我們的基督也是不贊成的。我們要怎樣對待他們呢？唔，要怎樣對待他們呢？對啦，要愛，愛呀！牧師不是說，愛、信、望中以愛為最重要，要愛你的敵人啦。我說的對不對，有愛就有希望呀！我們的人生是光明的呀！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詹儒說：「愛是有用的，很有用的……。」

這批人胡謔著這些話，一會兒，許多人都加進來，好像一個小型的酒會一般。五分鐘以後，他們看見一個矮小禿頭的人，從入口處走進來。

「是林雄醫師啦。」許彪馬上站出來，向他打招呼。

「早哇，早哇。」被稱為林雄醫師的人一邊走一邊向他們回禮。

這位禿頭的人，是骨城醫師公會的總指揮，為人機警能幹，有時候常因為太愛說自己，便表現出一種顛預的行爲，比如說話時，把口水噴在別人的嘴上，鼻孔老

是朝天，做出豬叫一般的「哽哽」的聲音。他是一個軍師。標準的軍師，這個人真正的把教會當成救難的場所，他很熱心，常責怪耶穌太冷淡消極。他一走來，大家都把臉轉來對著他，陳水雷立即說：

「好呀，你們看，林雄醫師今天帶來什麼好消息了，他的頭腦都裝些我們想不到的念頭，等一下又要告訴我們那裡買房子，那裡買地皮的事情。」

「說出來是應該的。」大千木材廠兼閉路電視的小戲院的老闆顏朝明也站出來說：「大家都是教友嘛！有錢大家賺嘛，又不是別人。」

於是大家一齊都湊上來，像狗一般地搶著骨頭。

「不不！」林雄把手望空中搖了三兩下，仰著頭，像是思索什麼似的，鼻孔「哽哽」地弄出聲音，說：「好消息倒是沒有，壞消息倒是很多。」

「哦。壞消息嗎？」一個教友不解地說：「你碰到什麼困難嗎？遇到什麼疑難雜症的病人嗎？我老是覺得你太認真了。如果遇到嚴重的病患，便不要醫他。送他到大都市的公立病院去，若病人死了，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。上次有人到法院告你醫死了一個婦人，把肺病當成胃腸病，胡亂開藥，一定是你病院的助手做出來的鬼事。你有一些助手是不可靠的，不要光看那人是教會的人就讓他在病院裡當助手，

應該嚴加管理。你太仁慈了。林雄醫師，你太仁慈了。」

「不是！不是。你猜錯了。」林雄醫師繃著眉，把臉擺正，雙手背著在草地上蹬起來，說：「比這件事更糟的。昨日我的兒子由國外寫信回來，要我搬到國外去。你們知道什麼原因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教友說。

「是因為范錫要訪問大陸，去做關係正常化呀！」

「哦。這樣的事和你住到國外去有什麼關係？」陳水雷說。

「這下子就糟了。如果讓范錫的正常化成功了。就危險了呀！」

「危險什麼？」不很明白的人又問。

「大大的危險呀！你，陳水雷，總幹事就不要當了，你，顏朝明的木材廠就不要開了，閉路電視就不要營業了，你，詹儒，書不要教了，你許彪，郵政局長就不要幹活了，你們都完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有這麼嚴重？」詹儒顫抖地說。

「你們總是遲鈍的。不知道國外情形。我知道得比較詳細。雖然我想得太黯淡了，但這個時代不想得黯淡一點，便不能瞭解真相。」

「是呀！是呀。」許彪說：「我覺得不安全。他媽的，范錫這廝，應當也把他宰了。」

「唉，這該怎麼辦。」顏朝陽說：「我上次和民衆服務站的職員到牧師的家裡去，牧師娘正在房間裡祈禱。忽然她吼叫著說，審判日就要到了。你們不相信可以問林職員。」

「不錯。」民衆服務站的林職員說：「不但這樣呢，她還說，世界要淹來一場大水，把不信上帝的人都淹死，留下好人在一個山巔上。」

「唉，真的嗎？要怎麼辦？要怎麼辦？」教友們七手八腳顫慄起來。

不久，陽光艷炙，大地稍微熱了起來，教堂的鐘噹噹地敲了一陣子，做禮拜開始了，這羣受苦的人用著受苦的脚步，走到禮拜堂去了。

咔咔的聲音響一陣，牧師和他的妻子從側門走進來，這個牧師挺著一個大肚子，繫一條大皮帶，淺格子的西裝綁一條領帶，由於身裁低矮，那條領帶好像要觸到地上。一條褲子又寬又鬆，由於肚子太大，一直要掉下來。這個牧師是早期神學院的畢業生，名字叫倪大。是骨城人，幹過醬油店、餐館的伙計，也當過屠夫，但事業沒有展望，便放下屠刀投考神學院去了，在外鄉流浪一陣子，近年申請回到小鎮

來主持教會。倪大牧師很有人緣，他愛嘿嘿地笑，像個財神爺，骨城的上層社會都想透過他的關係認識每個人，許多人都送東西給他，表示對教會的信仰，倪大從不拒絕這種信仰，並把禮物轉送給教會裡的頂頭上司，所以倪大很受教會的信任。他什麼事都不怕，但只怕他的太太，因為只有倪大的太太知道倪大和上帝沒有緣份，倪大不能體認聖經的道理，倒不是他不信上帝，而是他不瞭解宗教，像一頭頑劣的驢馬不瞭解他的主人。上帝也救不了他。但是他的太太瞭解宗教，他的太太是個瘦枯、神經質、多嘴的女人，時常感到聖靈的降臨，歇斯底里地諷些話，她變成了上帝的代言人。她很輕視她的丈夫，常常罵他說：「如果魔鬼出現了，你也以為牠是上帝。」或者指著他的額頭說：「你太胖了，你是喝了太多上帝的血了。你吃了太多上帝的肉嗎？」倪大沒法應付他的老婆，只好回答她說：「妳到天堂去問上帝好了。」他們在家庭裡是對立的，但對外的時候便一致了。

倪大牧師像財神爺般地嘿嘿地笑著走到講壇上來，他把聖經放在講壇上，因為太矮，站在講堂上的身體只能被瞧見一個梳亮的頭和穿西裝的肩膀，他的太太充當翻譯人，站在旁邊的一張講桌邊。倪大牧師企著腳尖，把手一揚，於是教堂的人都站立起來，司琴彈起「我與上帝同在」的歌，大家唱起來。